



# 排灣公主

A Paiwan Tribe  
Princess and Nursing  
Student of TCUST

# 護部落

■ 文、圖 | 高佳妤 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護理科五年級



我來自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，排灣族，我的部落位於臺東和屏東的交界，全村約兩百多戶，從小就是祖父母帶大的，母親是從國小四年級才帶著我。對於我的未來，家人一直希望我有穩定的工作，畢竟在部落，工作機會不多，所以也希望我往外發展，我又是獨生女，家裡的期望更高。

雖然求學階段成績平平，但家人還是希望我能考上公務員或者是當護理師，家裡雖然不富裕也不貧窮，但我也希望能為家裡付出一些心力。國中畢業後是因為班導師的推薦，在志願卡上填的幾乎都是護校。在考基測前，也是經過老師才知道慈濟有原住民專班，考上了有公費和獎學金，畢業了還可以直接到醫院工作，有這麼好的福利，心裡想著當然要來試試啊！

剛好我們這一屆是錄取 100 個名額（編按：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原住民護理專班原收 50 名公費生，自 2011 年經教育部核准增收 50 名），不幸的是我沒有考上而是備取一百多幾名，但是我還是到現場等候唱名，競爭激烈，最後還是沒取得公費生資格。但我沒有放棄，又用了原住民身分去抽籤，還是沒被抽到，我只好乖乖認真看書拼基測等候分發。

基測成績比我預期的好，但還是很怕沒能考上心目中的理想學校。等待登記分發的結果一等就是兩個月，這兩個月真的很煎熬，一直被部落長輩詢問有沒有考上學校、要讀哪裡？也狂被家人念了兩個月。

終於，分發結果出來，我考上志願卡上的第一順位學校，也就是慈濟技術學院！我看著單子上的名字，激動得抱著我媽媽哭，也馬上衝到阿公阿嬤面前說我考上了！這開心的事當然也在部落傳開，在部落裡只要考上大學或護理學校或者有偉大



事跡，家門外總會被貼上紅紙祝賀，我心裡真的萬分激動，也慶幸自己沒有放棄。

才剛國中畢業，要到別的城市讀書，除了人生地不熟之外，也害怕與同學相處不來，更害怕自己無法撐過這五年。幸好新生訓練認識了同班的好多人，也相處得很融洽，而課業上我們也都互相幫助。

在就讀護理系的這五年，一到暑假，我都會回去參與部落的活動。豐年祭對原住民來說是個不可或缺的重大祭典，要升四年級那一年，被家人提名去參選鄉內的排灣公主選拔，也幸運的當選為第一名。其實當初我對於選排灣公主沒什麼想法，只是順著家人的意思，應著部落族人的期望而去參選，當時還心繫課業，因為即將面對校外實習。所以在宣布我獲得第一名時，開心之餘，其實心裡也很為難，倍感壓力。

想到一旦得名，全鄉就幾乎都認識我了，當然我必須為家鄉付出，但要為家鄉付出我就必須長時間待在家鄉；另一方面，我的課業也越來越沉重，正是必須專心去努力完成的階段，這時候的我真的是陷入了兩難。

就在這時，我想到，我的家鄉位處於南迴公路上，臺東的最南端，當地有四個原住民鄉鎮卻只有兩間衛生所，我意識到家鄉在醫療資源及人力上的缺乏。如果我成為一個能夠應付大大小小醫療狀況的全能護理人員，在家鄉需要我時，就能提供協助，而我的排灣公主身分更是拉近與求醫族人之間距離的最佳利器，再加上我又會講族語，對於一些不會說國語的長者來說也是一大福音。

最後我決定繼續就讀護理，成為有經驗能力的護理師，未來再把所學回饋家鄉，幫助族人，我想這才是身為當地排灣公主該做的事，也才是名副其實的排灣公主。



# 歸途

Call It a Day in ER

■ 文 | 俞玉珊 大林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



每個人都想找回心中最真實的角落。

醫院裡，電子時鐘顯示著早上 8 點，「後天有訪視人員要來評核指導，請大家多注意。」9 點，「護理師，我爸肚子痛，可以吃藥嗎？」11 點，「小姐，小姐，我想要上廁所，但是我頭還在暈，我家人去吃飯了……」，「小姐，小姐，怎麼辦？」13 點，「器械不見了，要是再找不到就要賠喔！」14 點，「器械在這裡，剛剛我拿去夾耳內異物。」16 點，「這一床阿姨是頭暈的個案，剛抽好血、打好點滴，在等報告和觀察症狀。」、「這一床阿公來的時候很喘，給予氧氣面罩後，喘和血氧濃度改善。」、「重症區有一床年輕人車禍，意識躁動，電腦斷層顯示硬腦膜上出血，神經外科醫師跟家人討論後，家人同意開刀，等手術室通知。」、「這一床婆婆長期臥床，診斷肺炎，痰很多需要抽痰，身上有多處壓瘡，沒有家屬，安養院送來的，暫時沒有人在旁照顧，聯絡安養院說家屬在外地，明天早上才能過來。」……

其實我很安靜，但漸漸習慣了喧囂。

喧囂裡，有來自醫師的緊急醫囑聲，病人不適的求助呼喚，還有家屬擔憂猶豫的心情，當此起彼落的生命能量在受傷、垂危，還有一群此起彼落的能量在奔走，試圖療護些什麼，試圖保護些什麼。腦海裡恩師的身影風範、文獻裡前輩的諄諄指引，還有主管的殷殷教誨，是在工作時隨著我們忙碌的身



軀移動，卻沉靜穩實的能量。當安靜的聲音大過了喧囂，那是屬於彼此的勝利，照護團隊發揮內心燦爛的專業，病人與家屬露出撥雲見日的微笑，在微笑裡，似乎讓人回到那個原點，那個願意分享與付出的初心。

交班聲響起，代表下班與上班，我們都希望平安的過每一天，然而重要的事實是，病人來到醫院，常是他們不平安的一天，而我們是在他們的不平安裡，維護平安的幫手，這之中，病人和我們，都在找一個歸途，一個可以好好回家的路。白天結束後，回家的路上，夕陽映照著鳥兒的歸途，美麗的彩霞如大自然施了魔法，有種片尾時苦盡甘來的療癒力；同樣豁然的感觉，也存在於大夜班下班時，完成在深夜的任務後，出了醫院大門，看見朝陽閃耀著一日的朝氣、無限的力量在空氣裡瀰漫，每每在此刻都會感覺到太陽的運行與自己的渺小，渺小的自己就算生氣了、疲憊了也是在浩瀚宇宙的一小點而已，原來事情總是近近地看很大，遠遠地看就很小，生活就像湖面般，可以很波濤，可以有漣漪，也可以很簡單。

回到了家，門裡面鍋爐上冒泡的麵條，傳來陣陣麵香，思索著該用香椿、迷迭香或是單純地用醬油調味，溫暖的香氣持續，像是有一股穩定的力量把外面紛紛擾擾的事物隔絕，我在家，門外的事就留在門外，現在重要的是，門內，屬於安靜與復原的時光。

一天就這樣喧囂及安靜地過去了，無論是擁有怎麼樣的一天，我們都像是小動物般期待回到溫暖安全的巢穴，在喧囂裡靜靜地找自己的心的聲音，一股溫暖而踏實的力量，是夢想的聲音，是家人的聲音，是同伴的聲音，是大地的聲音，是人類從海裡走到陸地，不變的聲音。☺